往事如昨

游泳趣事

孙超

一

20世纪70年代，我读中学，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去现在高新区东泊子村北边的浅海滩教学游泳。

那天风和日丽，海水温驯柔和，几名教师一字排开，颇似一溜木桩，站在水深齐胸处警戒。他们年龄都在二十左右，会游泳，漂亮的泳姿令人称羡。

学生们按班级分成了男女两大组，男的由男老师负责，女的由女老师带领。两个组拉开较大距离，在齐腰深或更浅一些的水里活动。

受家庭经济条件限制，农村学生大多没有专用泳裤，原来穿什么短裤，游泳时还穿什么短裤，游起泳来，短裤被波浪一撑，下身活像“气鼓子”青蛙，一鼓一鼓的，松紧带老往下掉。

爱美的女同学，即使身材再好，家庭条件允许，也不敢打破世俗眼光，像女老师那样弄身泳装穿穿，空存艳羡之心。比较新潮些的，上身穿一件汗衫，下身穿一条短裤；还有一些，干脆上身穿一件的确良褂子，下身穿一条灯笼长裤！

我们男生，扭动着躯体，走到没过臀部的海水里扑腾起来。一入水才知道，海水浮力极大，只要不怕冷，往海水里一钻，身体尽量伸直，就像被神奇的力量托起。我这“旱鸭子”居然脚能离开海沙，毫不费力地浮在水面上。小腿勾着、脑袋昂着，极像一段两头勾翘的木头，斜栽在水面上。头脸是不敢入水的，怕呛着。

后来才明白，越是这样，被呛的概率越大。海浪欺生似地涌过来，初学游泳者猝不及防，反倒容易倾倒喝海水。一呛就慌了，身体立马直直地竖起来，两腿下坠。幸亏水浅，脚立在海滩上，站着吐出呛进嘴巴的海水，匀溜匀溜呼吸，缓缓劲儿再游。那海水巴苦巴苦，齁咸齁咸，被动地喝进肚子，真不是个滋味。

如是几次，我被灌精明了：学着沿海那些被海水泡大的同学，也能憋口气，将头浅浅地埋进水里游一会儿。再透过半透明的海水，模糊地盯着涌过来的波浪，躲过去，乘机抬起头，缓口气，再接着游。甚至可以大着胆，学着善游者的样子，仰面朝上，任由海水的浮力把自己托起来，望着蓝天、白云，以及翱翔于海天之间的成群结队的海鸥，悠闲地漂浮在海面上，小憩一会儿。

身边一位同学说，我这叫“得了门儿”。听他这话，我游得更起劲了，以致第二天早晨起床时，浑身像散了架，一动弹，哪哪儿都痛。

二

我当年就读的牟平十中，周围没有围墙，从西南面往外走几百米，就到了一座水库，名叫“东解甲庄大水库”。

一天午饭后，班里几个男同学奔向那水库，一问，是去“揽澡”（烟台方言，游泳的意思）。有这等好事，我岂能缺席，便随上了他们的帮儿。站在水库大坝一看，这水库南北宽150余米，东西长将近500米。水波戏弄着太阳的粼光，悠闲地徜徉着。

我游兴顿起，脱光衣服便要往水里跳，可一瞅不对劲，大家都在扩胸压腿，这才想起来，游泳之前得做好准备活动，以防腿脚抽筋。于是，跟着做了一会儿运动，才和大家一起下了水。

游到一半，我感觉有点累，胸部被水挤压得有些不舒服，便想折返回去。水性好、为人忠厚的同学老武，在我不远处的水下忽地冒出头来，踩着水，停留在我身旁，指着对岸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有我保护你呢！歇会儿再游！”话音未落，示范似的一个后仰，平躺在水面上，活像一条静止于水面上的大白鱼。

我学着他的样子仰浮在水面上，尽管水库的水浮力不大，我不能像老武那样游刃有余，但还是得到了片刻休憩，再游起来便轻松多了，没用多长时间就到了对岸。

大晌午，火球似的日头晒得岸上的泥滩滚烫滚烫的，我们冲过去，仰面一躺，溅起的水花浸润了身下的泥土，湿漉漉，暖烘烘，好像冬天睡火炕一般舒服，真解乏！

会点水，既能强身健体，磨炼意志，关键时刻还能搭救溺水者。

一天中午，我在村里一个水库游泳时，发现一位比我大五六岁的小伙子腿抽了筋，在深水区胡乱扑腾着呼救！我迅速游过去，在离他一米左右时，一边沉稳地告诉他：“别胡乱抓我，伸出一只胳膊，让我扯着，把你带出去！”一边迅疾地抓住他的一只胳膊，侧泳将他送上了岸。

事后我想，要不是学了点游泳技能，那就坏事了，因为当时在场的几个人，哪一个也不大会水啊！

沙滩纳凉

孙景璞

我的家乡连郭庄是明朝洪武二年建村的，后来发展到了400多户人家。村中有三条东西大街，曰：南街（前街）、中街（大街）、北街（后街）。中街最长，约有一公里。不知为什么，中街东首和西首各有一座三官庙。我家就住在西三官庙的西南处。与庙隔街相望。

西三官庙墙外西南角处有一棵古槐，没有人知道它的树龄，树中心已经枯裂朽烂，树皮裂开，像一个巨人敞开大衣屹立在那里。自东而西来的流水，在大槐树处折向西北，流速缓慢，泥沙沉积在庙门前，形成了一片十多平方米的沙滩。这沙滩就是村民们夏季晚上纳凉聊天的好去处。

纳凉的人群分为两堆：东堆是男人，西堆是女人。男孩子随男堆，女孩子随女堆。

男人堆里多数是中老年人，也有几个像我一样的男孩子。大家有的坐在马扎或小板凳上，有的直接坐在沙滩上，把鞋子脱掉，脚丫直接放在沙子上。大家聚在一起，话匣子一开，天南地北，海阔天空，无所不谈。

一会儿谈社会新闻：咱们的区中队，昨晚又在海庙后据点打死两个日本哨兵；一会儿谈生活：村东头姚家的儿子结婚，花轿很漂亮，吹鼓手吹得也很带劲。花轿压街时，轿夫们很卖力气，扭得特别带劲；一会儿谈生产：地里的谷子穗都莠齐了，看样子今年的谷子要丰收。

我最爱听三个人讲故事。一个是“三国通”开新大爷爷。他老人家把“三国”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。讲“诸葛亮舌战群儒”时，他能照原著说上几句；讲“古城会”时，能表演张飞在城楼上怒目圆睁、擂鼓三通的架势。我曾问他：“‘死诸葛吓退活司马’是真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怎么会知道？反正诸葛亮大胆，司马懿斗不过诸葛亮。”

一个是爱讲笑话的广新四爷爷，他讲的笑话给大家带来许多欢乐。他说，军阀张宗昌（莱州城南祝家村人）他爹张大吹住在济南时，早晨“吃香皂当糕点”；他过生日，朋友送给他一个金老鼠（他属鼠），他说“早知道如此，属驴就好了”。人们听后都捧腹大笑，有人笑得前仰后合。

另一个是洪祥大伯，他曾在海参崴经商，常与俄罗斯人打交道，会说俄语，什么“木实斗克（烟斗）、列巴（面包）、维大罗（口大底小的水桶）、斯巴细巴（谢谢）”等等，大家听得津津有味。

女人堆中老年人多，大多坐在蒲团上摇着蒲扇。蒲扇有芭蕉扇，有蒲草扇，还有自己编的麦草蒲扇，这是勤俭持家，自力更生的传统。人们坐在自制的麦草帘子上，哄着小孙子或小外孙玩，直到他们睡在上面，再用蒲扇给他们扇风降温或驱赶蚊虫。

这堆人说说笑笑更热闹。说的都是婆婆妈妈的事：有人说某人家的儿媳多么孝顺，照顾公公婆婆多么细心周到。有的人说某人家妯娌俩又吵架了，打算要分家啦。有人说某人新做了一件褂子，式样新潮、花色好。说到一些女人的隐私时，便压低了嗓子，怕别人听见。王大婶嗓门高，她说的话连男人堆都能听到。

时间过得很快。晚上十点钟左右，女人堆先散了，接着男人堆也散了。不用相约，第二天晚上定会再见。

在那个没有电的年代里，晚间沙滩纳凉是劳累一天的人们消夏休憩的好办法，也是邻里之间相互交流、增进友谊的好传统，这也是农村街头一景，我至今记忆犹新，这也是一种乡愁吧！

舆地广记

牟平历史上的观阳县

于建章

牟平历史悠久，从考古发掘来看，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居住，已有三千五百多年历史，即使从唐有牟平算起，也有一千余年历史，被国务院定为“千年古县”。

历史上，牟平曾称睡县、东牟县、牟平县、宁海州，境内的“观阳县”史书却少有提及。查1936年版《牟平县志》载：“观阳汉县，历代废置不常，唐后始不复置”，“隋朝筑城甫半而国变，工程未竟，故名半城”。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，观阳县从汉代开始设置，在牟平史上时有时无，没有延续性，到了唐朝后，才不再设观阳县。在隋朝大修观阳县城时，工程只修到一半，还没有完工，隋朝就灭亡了，所以这个地方就叫“半城”，如今牟平观水镇的半城村就是因此得名。这一段历史，在至今尚存的《观阳故城碑》上记载得很详细。在半城的附近有一个村名叫“观水”，因观水河而得名。根据观阳县城遗址和观水出土的文物推测，这条观水河很可能就是当年观阳县城的护城河。

观阳县城的遗址位于观水镇半城村的开阔地上，遗址呈矩形，纵长横窄，总面积2万多平方米。在前些年的考古挖掘中，出土了刀币、五铢钱、陶印、子母口砖、筒瓦、铁犁、灰陶罐、灰陶豆等文物。从考古地层上看，其下层为战国层，上层为汉代层，不见汉后堆积，考古专家推断其为汉观阳县城遗址。

该遗址为胶东地区古代遗址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，遗址保存较好，具有极高的历史考古价值，为研究牟平的发展史提供了可靠依据，现在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（此稿参考了牟平区政协编辑的《千年古县牟平·观阳县遗址》）